

#1



#2

- #1 凹凸物语 综合版 覃周奇
- #2 对等? 也不对等! 丝网版 王超
- #3 时间下的蛋 凹版 庞辛森

版画再运动

Engravings is Then Moved Again

孔国桥 Kong Guoqiao

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由蔡元培先生主导创建的“国立艺专”，即诞生了“一八艺社”、“木铃木刻研究会”等进步木刻团体，涌现了以夏朋、胡一川、力群、彦涵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版画艺术家。他们或在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或在鲁迅精神的强大感召之下，得益于国立艺专“传统出新、兼容并蓄、崇艺尚理”的独特“诗性”品质，创作了一大批经典的现实主义版画作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3年，时名“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美术学院绘画系开始分为彩墨、油画、版画三科教学，1954年经文化部批复，正式成立版画系，由张漾兮先生出任系主任。自此以后的近六十年时间，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在赵延年、赵宗藻、张奠宇、韩黎坤、张远帆等历任系主任的带领下，自觉秉承“新兴版画运动”这一光荣传统的精神内核，将“立足传统、直面现实”设为治学育人的根本。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版画系不仅产生了被称作“两张两赵”的张漾兮、张怀江、赵延年、赵宗藻这样的杰出代表；同时，特别是经过了1980年代“第二次启蒙”的思想洗礼，得益于学院“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发展理路，也培养与造就了王公懿、曹意强、邱志杰等一大批在当今中国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领域建树颇丰的优秀毕业生。

目前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教学对象，基本由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面构成。学生总数约在180人左右。

版画系的本科新生，归属于学院的造型类生源，入学后在基础部造型学部学习一年后进入版画系。再在版画系经过一年的版画专业性通识教学，至三年级时选择进入各学术方向工作室，并基本在其各自的工作室学习直至完成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

版画系现设有四个方向的工作室，其名称与学术主张如下：
 民族性版画工作室（主持人：陈海燕，教师：方利民、佟颺）——以中国传统版画及其语言为核心的研究对象，并以此为资源进行现代版画的创作。工作室关注民族艺术传统的发掘和整理，注重在专业教育中强化学生对于自身文化立场的认识，以使优秀的民族艺术传统在今天焕发新的活力并得到深层次的自我更新。

写实性版画工作室（主持人：冯绪民，教师：应金飞、辜居一）——强调“写实性”的内核是所见与所思之物间的真实统一，而不仅仅表现为版画语言在具象形式上的趣味及变化。工作室的艺术策略，一方面强调作者的主动介入，注重自我与社会生存空间的依存关系，并以为之感情发生与发展的理路；一方面择取美术史中相关写实性的语言与技巧，以之为艺术传承与拓展的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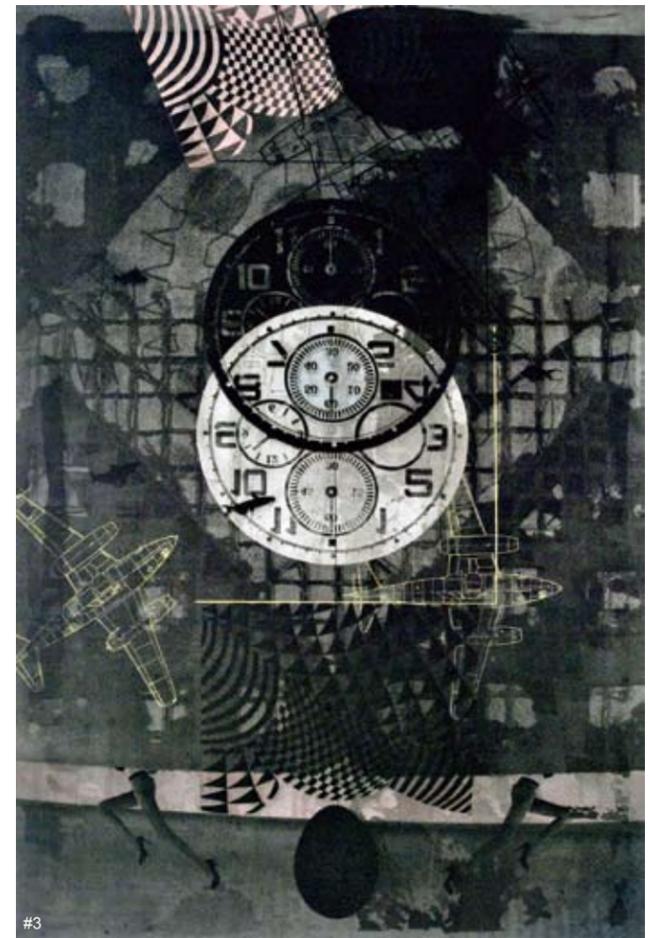
表现性版画工作室（主持人：蔡枫，教师：孔国桥、于

洪）——强调以“表现”为切入点展开版画专业的研究与教学，通过“视觉的表现”来获得情绪、认识和思想上的释放与沟通，并由此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工作室注重作者“表现意图”与作品“表现效应”间的互为表里的统一，通过视觉规律和材料技艺的熟练掌握以提升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

复合性版画工作室（主持人：徐方，教师：鲁利锋）——以版画的复合性外延研究为重点。作为一个系统概念，复合版艺术是形态语言学在版画领域的专业语言研究，同时也是对传统版画语言延伸状态的探索。其内核由形态语言学（画）与复合版（版）的研究与教学为基础，以复合版艺术的创作为学术思想的最终出口，进而形成复合性版画艺术的结构体系。

版画系的硕士研究生，也基本按上述四个以工作室为平台的学术方向招收。而博士研究生，则由实践类与理论类的专家共同组成导师组指导教学。

与此同时，版画系教学与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平台，是作为技术支持的“版种实验室”。中国美术学院版画实验室包含了木版、铜版、石版、丝网版等各个传统版种，以及与此相关的数字技术研究，对各层次的学生开放。另有专门的传统水印短版实验室，面向部分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理论上由技师和实验室教师管理。



#3

以上是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基本情况，相对而言，都是一些较为“务实”的东西。现在，我还想谈一些所谓“务虚”的东西，希望主持人同意。

我们以为：“问题意识”是今天艺术与艺术教育的根本所在。在本质上，问题就是目标。而我们在教学中的所有建构，无论是教学大纲的制定、具体课程的设置等等的一切，都必须围绕我们的问题，其根源就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离开了“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目标，面对着一张张过程中的作业或者作品，好或者不好永远是一个多项的选择。

如果问题即目标，那么，我一直以为：版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务虚”的目标。因为艺术在当代，本质上是一个面对着思想的“务虚”的工作。真正的艺术家，是那种为了“寻根”而毕其一生的思想的游牧者。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我们“造型”艺术教育中的“务实”的一面。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以后，可以凭借在学院学到的“技能”与“素养”为自己的生存打好基础，也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有关艺术的种种需求做出各自的贡献——就是服务社会。但是艺术家有很多层面，而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历史，却要求着我们必须把培养最高层面的那种艺术家，作为我们的教学的最终目标。相关于这一点，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教授曾言：“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1

#1 重复的空间 装置 张龔成
#2 刻在皮肤上的内心 丝网版 刘文君



#1

艺术教育对于人的个性开启的实验性内涵，那种对着人的创造性来施教的实验性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学院教育的一种核心。也就是说：美术学院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实验性教育，是研究开端性的场所。开端的实验需要理论视野，需要孤往与独立的精神……”

当然，我们强调艺术与艺术教育的感性和实验性，我们也同时承认艺术教育是理性的、是讲究方法的。而所有的方法必须围绕我们的问题。在今天，美术学院的规模日渐庞大，专业方向也日益多元。即如中国美术学院，现由造型艺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设计艺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和建筑艺术学院六个学院组成。在这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在“美术”或者“艺术”的名义之下，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不同。换一句话说，设计或许必须是“审美的”，但是“造型艺术”，却很可能是可以“审丑”的，莫言的小说，指向的就是我们人性中的“丑”的一面，还有鲁迅。

相对而言，我们现在大学的管理制度，更多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西方体制的设定，本来就是面对人的“恶”的一面。防“恶”的制度来自外部，容易让人产生“对付”的情绪。我们一直强调传统，中国的传统制度面对更多的，却是人性中的“善”的一面。由此：学院教授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学院的管理部门应着力于某种制度的设计，以更好地营造和激发我们的教授对

于教学和学术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因为“大学需要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我想这已经是我们现阶段的一种共识。

在这里，我想引用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对于所谓的“社会学者”的一种理解。那就是：我们必须念兹在兹，结合个人的兴趣和重大的社会议题且置其于历史为经、世界为纬的坐标之上。从个人的最深刻的经验向外推，思考扩及普遍的社会现象，最后竟联系到一些根本的关怀，以至于发展成一种学术志业——所谓的“学术”，也就构成为了一个“整体”。

艺术的意义和目的，向来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得到的一种确证。而在今天这个唯技术与唯物质的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确证艺术的价值。曾经，人类以艺术为手段“模仿”眼前的自然世界——即便在后来的所谓“表现”的种种艺术，现实世界依旧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但是在当下，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技术的极速发展使得我们在面对着一个现实世界的同时，也面对着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这样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间的界限并存在着一种日趋模糊进而完全消除的趋势。这是发生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之间的一个本质性的变化，而艺术的位置与意义，也必定随着这样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在我个人的理解，这样的时代方向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但又

不得不承认它就是时代的一个看似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会怀抱一种近乎悲观的态度。而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个体的、人文的精神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却是我们的当代艺术家所必须直面与思考的问题。因为你承认也好、回避也罢，它始终是一个不为我们的意愿所转移的现实存在。

而这种由着技术的革命所引起的时代性变化，同样深刻地发生在版画的身上。在根本上，版画的诞生和发展皆源于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演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很大的意义上可以把版画还原成为一种“印刷”——版画是一种通过印刷实现的图像制作手段。而无论是曾经的仅仅被当作为印刷技术的中国古代版画，还是开端于“新兴木刻运动”的中国现代版画，或者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即被赋予了艺术位置的西方版画，版画之“版”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形的“物”的存在。但是，在今天的所谓“印刷”——无论是对于文字还是对于图像，我们却都可以通过“虚拟”的数字技术加以实现。在印刷的整个过程中，曾经实在的、作为物的“版”——那个图像得以呈现的最终与最为重要的载体可以不复存在！在这里，发生着一个有关印刷的本质性的变化。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时代称作为一个“后印刷”的时代。而我们可以从两种意义上使用“后”这一词：作为“结束”、“完成”、“之后”，或者作为“受它启发”、“与它相关”、“通过它而有

意义”。无论就何种意义而言，“后印刷”都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更新。——这是我们无法回避和逃脱的现实。

这就是我说的“问题”，而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将在中国美术学院“兼融并蓄、传承出新”这一学术传统的指引下，持续坚持“以革命文化为其策源，以本土传统为其滋养，以版画本体为其基础，以民族担当的使命重负和中国精神的活化重建为其旨归”的学术理想。以期更好地应对以“后印刷”为特征的学科当下问题，深化中国当代文化主体精神在版画专业领域中的体现与发展，强化传统文化与新技术文化共生互动的教学机制，努力打造中国版画专业教学与研究方向整体发展的新高度，进一步完善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意识的版画专业教学和研究的新体系。